

思语

金鸡啼鸣

传递电影的新时代之音

王珉

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直是中国电影的职责所在。

11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浪漫的南国海滨城市福建厦门举办。本届电影节主视觉海报以青色和墨色作为底色，辅以雄鸡作为前景，蕴含着大海“扬起的帆、回家的路”之意象。海报延伸为“回归初心”的内涵，而内涵孕育出金鸡的啼鸣，波浪般向四周涌去。

金鸡奖历届获奖电影讲故事、讲情怀、讲制作，院线票房有目共睹，而且艺术档次高。大众电影百花奖，由电影观众自愿投票，评选出最受他们喜欢的故事片和主创人员，充分体现群众口碑基础。金鸡奖的评选委员会，由权威的电影领域专家组成，又被称为“专家奖”。

金鸡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国家级电影节，它被赋予持续的公信力，引导电影市场追求高峰，不盲目崇拜流量。“专业”和“艺术”不断引领电影技术和工业制作水平，也不断完善优化产业链，这是金鸡奖永恒的任务。32年的金鸡奖，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电影交相辉映，观众与电影人互动交流。

金鸡奖的创立初衷，是以“金鸡啼鸣”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历届获奖的演职人员，都以实际行动承担传承这一精神的重任。金鸡奖多元与开放，在奖项设置的专业性方面，分为作品奖和单项奖两大类。其中，作品奖除了最佳故事片、最佳纪录片、最佳美术片等常见奖项之外，还设有最佳儿童片、最佳科教片、最佳戏曲片、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这些基于政策扶持的电影类型，对自己的内容品质负责，也积极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向上发展。

金鸡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有态度的专业奖，这次最佳故事片提名中《古田军号》《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都是在商业市场中拔得头筹的主旋律电影，背后反映出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时代精神。它也鼓励更多优秀国产影片进入影院，走进大众的视野。在本次电影节民族影展中，作为开幕电影亮相的红色经典影片《半条被子》，讲述了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里，以半条被子温暖人心，进而温暖一个时代的动人故事。在金鸡电影节期间上映《半条被子》这样的故事，表明了中国电影的选择，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职责所在。同样具有故土情怀的，还有代表中国现实主义时光机的《地久天长》，影片选择1986年、1996年、2016年，三个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段落，讲述家庭的变迁和两代人的成长，以此凝望中国30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在《后来的我们》中，同样有一些老物件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深情凝望。还有《我不是药神》里温和与犀利并存的现实主义，也充满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眷恋与执着。

当前，中国电影正进入黄金机遇期，近两年出现了多部现象级国产电影，包括今年金鸡电影节期间提名的影片和演员，都用实力赢得了他们应有的荣誉。而提名影片的票房愈来愈高，也是中国电影和观众的福音。“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金鸡奖的评奖宗旨，和优秀故事片形成呼应，成为我们了解大千世界和人间万象的放大镜，通过这副放大镜搭建起影人之间的对话平台。

30年过去了，金鸡奖始终站在鼓励优秀作品和引领创作的潮头浪尖，领航着电影产业阔浪前行。从今年起，金鸡奖将在厦门停留10年，并一年举办一次，以此更好鼓励电影人扎根创作，讲好故事。鹭岛也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与世界对话，讲述美丽的厦门故事。

责任编辑 敖蓉 李丹

美术编辑 高妍

邮箱 jrbzmzk@163.com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强调：“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他提到了一个八十多年前的故事：3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家，临走时剪下半条被子留给老人。35年前，经济日报记者重走长征路最早报道这个故事；今天，“半条被子”被搬上银幕，诠释长征精神，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半条被子》点亮银幕

魏永刚



今日沙洲村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讲述了一个感人故事：“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1月21日，一部以《半条被子》命名的电影，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影展中，作为第一部电影上演。三位女红军和一户农民之间的感人故事，又一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该电影导演赵友和演职人员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红军长征的重要论述，我们决心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再现当年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更好地宣传长征精神，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半条被子”是经济日报记者重走长征路时最早采访报道的。《半条被子》电影主创人员讲述了电影背后的故事。1934年11月7日至13日，中央和军委纵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部队，先后经过文明乡。沙洲村当时只有70多户人家，是一个不大的瑶族村落。有一天，徐解秀家来了三位女红军战士，和她一起睡在厢房里。徐解秀家里当时只有一堆烂棉絮，她和三位女红军横盖着女红军随身带的一条被子。三位红军离开时，要把她们的那条被子送给徐解秀。老人对罗开富记者说：“你想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她们要跋山、过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她们的被子？可是她们不依。”于是，一位女红军拿来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了徐解秀。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徐解秀还被强拉踢打，在祠堂里跪了半天。老人对罗开富说：“虽然那辰光为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绵延半世纪的思念

1984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经济日报派出记者罗开富按照红军长征的同一时间，沿着红军长征路线，重走长征路。经过二十多天行走，11月初，罗开富到达湖南汝城县。

“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发生在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罗开富的日记记载，他是11月7日中午走到沙洲村的。听说记者在重走长征路，一位八十多岁、名叫徐解秀的老人前前后后跟着他。罗开富得空和老人搭话，老人开口就问：“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如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

这没头没脑的问题，在徐解秀老人心中已经藏了整整五十年。



电影《半条被子》剧照。

1934年11月7日至13日，中央和军委纵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部队，先后经过文明乡。沙洲村当时只有70多户人家，是一个不大的瑶族村落。有一天，徐解秀家来了三位女红军战士，和她一起睡在厢房里。徐解秀家里当时只有一堆烂棉絮，她和三位女红军横盖着女红军随身带的一条被子。三位红军离开时，要把她们的那条被子送给徐解秀。老人对罗开富记者说：“你想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她们要跋山、过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她们的被子？可是她们不依。”于是，一位女红军拿来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了徐解秀。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徐解秀还被强拉踢打，在祠堂里跪了半天。老人对罗开富说：“虽然那辰光为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发了罗开富从长征路上辗转发回来的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半条被子”的故事随之广为传播。

八十多年之后的感动

电影《半条被子》的导演赵友是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时知道这个故事的。“我当时一听就很感动”，他说，这个故事有着特殊的情感力量，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志在飞是湖南长沙党史工作者。他对“半条被子”有着一份独特的情感。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之后，志在飞再次去湖南南部的汝城县，再次走进沙洲村，采访多位当地人。

他从电影文学的角度，重新构思剧本，以“被子”为起点，给三位女红军设计人物前史，写出了三个女红军的故事。有家中从医、因半路被抢亲继而踏上寻夫路的大姐“王木兰”，有父母因无钱看病去世、跟着哥哥当了红军的“刘百灵”，还有父亲去世后家贫只能用稻草做被子的“张小妹”。三个女孩最后都选择投奔“临时红军救护所”。在这里，“三人相遇”得到了合理交代。

导演赵友看到这个剧本之后，非常激动。他们找来一些党史工作者从史实角度进行研讨。2018年10月，电影《半条被子》剧本研讨会举办。专家从主题歌、台词、对白、戏剧结构、演员选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电影剧本《半条被子》还获得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剧本奖。

今年3月，经过紧张筹备，由江苏好兄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北京文脉苑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半条被子》电影，在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开机拍摄。

每一次感动都令人难忘

在电影《半条被子》里，三位女红军中的大姐叫王木兰。这个主角由青年演员李凤鸣担任。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经出演《建国大业》《红楼梦》《铿锵杜鹃贺子珍》等影片。“《半条被子》电影传递一种能够直击心灵的情感力量。我盼望着这种力量能够通过电影，传递给更多观众。”

电影的高潮是“剪被子”一场戏。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即将分别之际，要把自己带的一条被子剪一半留下。李凤鸣说，角色要求我在表演时要坚强，但是，我体会到的一种亲情，是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之间那种浓浓的亲情。

《半条被子》是一部充满真情的主旋律影片。作为一个演员，李凤鸣说，“再一次参演主旋律电影，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坚忍不拔、不惧困难的精神力量。我盼望着这种力量能够通过电影，传递给更多观众。”

正能量，演员也很受教育。为了演好王木兰，李凤鸣下了一番“苦功夫”。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李凤鸣有过几次特别的感动，每一次感动都会体会到不同的感情。电影中，王木兰在临时红军救护所遇到了她的恋人陈青松，而后来在一次战役中，陈青松牺牲了。李凤鸣说，在“送别”的这场戏中，我体会到，当年的恋人之间既有爱情，也有一种深深的战友之情。“这种复杂的感情，让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电影中有一场“分药”的戏。三位女红军到徐解秀家时，徐解秀的孩子正因疟疾而发烧。她们带的药已经很少，给了孩子吃，可能就耽误救红军。“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李凤鸣说，在这场戏中，我体会到了一种伟大的取舍，感受到红军那种为人民利益而忘我的取舍。

电影的高潮是“剪被子”一场戏。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即将分别之际，要把自己带的一条被子剪一半留下。李凤鸣说，角色要求我在表演时要坚强，但是，我体会到的一种亲情，是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之间那种浓浓的亲情。

《半条被子》是一部充满真情的主旋律影片。作为一个演员，李凤鸣说，“再一次参演主旋律电影，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坚忍不拔、不惧困难的精神力量。我盼望着这种力量能够通过电影，传递给更多观众。”



三位女红军住过的房子。